

微細的金垢

惡，固然是一種盲目。執取善，將是另一種盲目。

偶爾有時，它所激起的反作用力，將抵消，拂拭了一切善行。

使行者陷入另一端的苦，惑。這是為什麼佛陀以為，

唯有除去兩端的執取，無動、無染，心，始能真正平寧平和。

《雜阿含經》中，佛陀曾將「修行」比喻作「煉金」——煉金者的步驟通常是這樣的：首先，採取含金的砂土，置在水槽，用水澆灌，淘去粗礪剛硬的岩塊石礫。然而，仍有粗砂和金礦纏結混融在一起。

其次，又用水反覆淘洗，除去粗砂，剩下金上細薄的黑砂。

更用水進一步耐心漂洗，細砂漂盡，現出純淨的真金；上面卻仍浮著一層似金的微垢。

於是，金師將它置於煉金爐中，生火冶煉，除去一切細微雜垢。雖然如此，出來的生金仍然不輕，不軟，缺乏光澤；略一屈折，便斷裂了。

善巧的金師便將那易斷的生金，再次置入爐中，再次以猛火燒鍛陶鍊，直到成色既輕、且軟、光澤璨皎，可以隨意屈伸延展，打造成各種悅美的釵環首飾。

那些有志於調御一己的生命的人亦應如是——

首先，除去一己剛強粗濁的煩惱，昏暗邪惡的思想、見解、行為，如同金師淘洗出剛硬的尖銳石礫。

接著，除去晦暗的垢染——除去昏亂的欲念、瞋恨、怨害，如同除去粗糙的砂礫。

如是，進一步除去細微的垢染——除去之於人我、親眷、朋友戚黨、以及諸天境界……的愛染執縛，猶如漂盡細微的砂土。

然而，那之於善法的執念，仍如相似的金垢，須漂洗潔淨。

最後，了知，執取於「法」，執取於「三昧」，執取於「覺觀」，仍

是有為有相之法，猶如被堤岸苑囿、把捉、禁制的池水般，不輕、不軟、光澤不發，無法隨意屈折延展，製成莊嚴寶具。

至終，唯有離於一切有為、有相之法，不為之把持，始能契入無為無漏、圓滿清淨，如真金一般，澄澈閃光的法性。始能豁然解脫於任何情境，猶若浩瀚汪洋，無邊無涯，湧動無礙。

生命之中，執美求善，已成為一貫的習性。一路行來，每每目睹人性中的膿瘡癬疥，晦惡陰霾，心即沉痛地墜落著……墜落至屈原般「天問」一樣的自鞭自苦中，質問生命的意義與人性的價值。

歲月遞增，人，便宛如十字架上輾側的神子般，痛楚聆聞著鋼釘的敲響——一己的惡，固然有如致命的一記鋼釘，他人之惡，照樣是另一記沉痛的箠楚。如是，鋼釘日日敲響，時時敲響！刻刻作用！每一個惡，無論大小微細，俱如一只深長的釘影，生命便流亡在人性的鉤戟流刺間，瘡痍而沉哀。

讀到「善法，是微細的金垢」，心中震動：原來，僅是執善太過！善法中，衍生惡——執取於美善，相對地，之於惡、醜、不善，有了另一種排斥，憤怒、嗔恨與怨惱。當事物無法符合想望，心即向下沉墜……墜入另一類激流——一種與「惡」、「恨」十分接近，同樣燒燃，同樣負質，且同具殺傷力的激流。

善、惡俱可惱人，俱可引起相對而相類的激流。這是為什麼佛陀以為，唯有除去兩端的執取，無動、無染，心，始能真正平寧平和，清淨涅槃。

執善執惡，凡夫心如是運作著，總是搖擺於生命的兩端，難以平衡，即使至為精進的行者也不例外——

法燈法師年少時追隨南傳的聖者——佛使尊者修行覺醒之徑。他勇猛精勤，周善刻苦，是比丘中完美的典範。

巨木偶有枯枝，僧眾之中亦見稗草。其間，有一名比丘，性情粗浮怠惰。每每雜言流語，於僧團中諍鬥生事。

叢林日出，某個清晨，法燈法師正集合著作早課。那人便在一旁嘈譟喧擾著。

許是積抑得太久罷。這一次，法燈法師忍無可忍，暴怒之餘，竟擲下經本，一路追打、痛毆那名比丘，他的憤怒如此之深，竟一路追毆到山門外。

黃昏，佛使尊者歸來，知悉這件事，默默召來法燈法師。

他並未責備法燈。僅是深長地注視他一眼，靜淡說道：「做『好』，不要執著『好』。如果執著於好，便連好也都沒有了。」

意思是，惡，固然是一種盲目。執取善，將是另一種盲目，另一種危險。偶爾有時，它所激起的反作用力，將抵消，拂拭了一切善行。使行者陷入另一端的苦，惑。

美德，固是一種高度，一個座標。然則，高樓只是高樓而已，意義在於，藉此目光洞遠，深心慧遠。站在高樓，並不意謂著一個人有權利拿石塊扔擊每一個走過其下、每一名比他低下、底層、低階的人；也不意謂著握有更大的威權，足以丈量、批判、攻詰、毀謗……乃至毆打、棄逐所有他所以為「不如」的人；無論精神或實質，俱然。如此，微細的金垢，將衍為沉重的礦垢，且愈裹愈深……

那麼，不行美善了嗎？

不是。行使美善而無所執取，無所緣求，而能安然放手，安然默寂，不具量尺與批判。能以醫者的慈心，視他人的腫瘤為需要調伏、協助的對象。柔和安忍、消融沉澱中，菩薩行自然淨如秋月，如澄金一般。